

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

——怀念我的班主任李黎北老师

□ 李苏海

九月的风，带着秋的凉意，轻轻拂过窗前的梧桐叶。日历上那一行醒目的红字——“教师节”，像一枚落在湖里的石子，激起层层涟漪。记忆的闸门，也在这一刻缓缓打开，带我回到那个八十年代的校园。那里有红砖教学楼、斑驳的黑板、破旧的课桌椅，还有那位严厉又温和的班主任——李黎北老师。

李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，分管年级语文教学工作。他中等个子，皮肤白皙，面容清瘦，深邃的眼神里透着智慧与坚定，整个人干练洒脱，做事雷厉风行。他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袖口常常卷到小臂。冬天时，他会戴上一顶灰色帽，走路步履迅捷，行走间流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。课堂上，他声音洪亮而有节奏，粉笔在黑板上“刷刷”作响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刻在我们心里。那时的我，调皮、贪玩，常常要点小聪明偷懒。李老师对我尤其严厉，用红笔在我的作文本上批注得密密麻麻，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，甚至连标点符号的位置都要一一纠正。我曾抱怨过他的苛刻，可多年以后，当我再翻起那些泛黄的作文本，才明白那一行行红字，是他的耐心与心血，让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。

李老师严厉的背后，是另一种深沉的关怀。记得上初二那年，他看我喜欢写点东西，便悄悄给我“开小灶”。放学后，校园渐渐安静下来，夕阳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，把桌面染成金色。他拿出自己珍藏的《人民文学》《散文》，还有几本已经卷角的旧诗集，耐心地为我讲解文章的构思与立意，教我如何在文字中注入感情。他说：“写文章，就像做人，要真诚，要有骨有肉。”那时的我似懂非懂，却在他的循循善诱中，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。

也是在那一年，我鼓起勇气，给《中学生》杂志社投去了一篇散文。稿子寄出的那一刻，我既期待又忐忑。几个星

期后的一天，学校的传达室通知我有一封挂号信。我几乎是飞奔着去取的，信封上那几个醒目的字——《中学生》编辑部，让我心跳加速。拆开，一本崭新的杂志滑落在掌心，目录上印着我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的手都在颤抖，仿佛全世界都在为我鼓掌。

我第一时间冲进李老师的办公室，把杂志递给他。他接过，翻到我所写文章的那一页，细细看过，露出了难得的微笑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好样的，但不要骄傲，文学的路很长，你才刚刚起步。”那句话，我至今记得，它像一盏灯，照亮了我此后的写作之路。

春——润物无声的关怀。

春天的校园，梧桐抽出新芽，空气里带着泥土的清香。李老师会在早读前绕着教室走一圈，看看谁的袖口湿了，谁的脸冻得通红。他会从讲台下拿出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围巾，轻轻围在同学的脖子上，笑着说：“天气乍暖还寒，别着凉。”那时的我们，只觉得这是老师的习惯，却不知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把关心悄悄织进春风里。

夏——清凉如水的守护。

夏天的午后，蝉声在校园里此起彼伏。教室里没有电扇，空气闷热得让人犯困。李老师会在讲台上放一壶凉白开，用搪瓷缸给我们一人倒一杯，说：“多喝水，别中暑。”偶尔，他还会在黑板上画几棵大树，让我们想象树荫下的清凉。他的语文课，总像一阵清风，吹散了夏日的烦躁。

秋——收获与感恩的季节。

秋天，操场边的银杏树一片金黄。李老师会带着我们去校园后的山坡上捡落叶，让我们把树叶当作书签。他说：“每一片叶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你们每个人。”他还会在作文课上，让我们写一篇关于秋天的散文，教我们用心去感受季节的更替。那是我第一次明白，文字不仅可以记录生活，还能传递情感。

冬——温暖如春的陪伴。

冬天的早晨，雾气弥漫，教室的玻璃窗上结着一层白霜。李老师总是第一个到校，把炉火生旺，把冰冷的窗户关好。他会在讲台上放一个热水袋，谁的手冻得通红，就可以去暖一暖。下课铃响后，他还会带着我们在操场上跑步，让我们在寒风中学会坚强。

八十年代的校园，没有如今的多媒体设备，没有网络，我们的课本是黑白封面的统编教材，课堂上更多的是老师的言传身教。李老师的语文课，总是充满生活气息。他会用方言讲成语的来历，在讲《背影》时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父亲的模样，在讲到《岳阳楼记》时，让我们在纸上画出心中的洞庭湖。他常说：“语文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用心去感受。”这句话，像一颗种子，在我心里生了根。

后来，我参加工作，进入单位从事文秘宣传。得益于李老师当年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指导，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。闲暇时，我依旧喜欢写一些文字，记录生活的点滴。好几篇作品参加征文比赛并获奖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想起李老师的谆谆教诲——是他，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；是他，让我懂得用心去感受生活，用笔去传递真情。

岁月匆匆，我早已离开那所中学，步入社会，也经历了人生的风雨。每当遇到困难，我总会想起李老师那深邃的眼神和鼓励的话语。他教会我的，不只是如何写好一篇文章，更是如何做人，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与真诚。

然而，人生总有遗憾。几年前，我得知李老师因病离世的消息，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击打了一下。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，也没能亲口对他说一声谢谢。如今，教师节又至，校园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我却只能在心底默默呼唤：李老师，您还好吗？

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李黎北老师用他的一生，诠释了“教师”这两个字沉甸甸的分量。他的严厉，是鞭策；他的关怀，是温暖；他的教诲，是我一生的财富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想把迟到的感谢献给您：谢谢您，李老师，谢谢您在我最懵懂的年华里，为我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。

如果有来生，我还希望做您的学生，再听您讲一堂语文课，再看您在黑板上写下那苍劲有力的板书。因为，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风景，也是我心中永远的怀念。

我的妈妈是一名退休的小学高级教师，30年教育生涯的印记，都凝在她那双沾满粉笔灰的手上。这双手，曾一笔一画在黑板上勾勒出横平竖直的楷书，让汉字的筋骨“住”进孩子们的心里；这双手，曾挽起袖子、裤脚，和学生们一起和泥，把教室有裂缝的墙面抹平整；这双手，曾打着节拍与学生一起愉快地歌唱，美妙的歌声飘出窗外；这双手，曾捏着彩色粉笔画下一幅幅美丽的图画，为土坯房教室增添一抹亮色；这双手，曾轻轻抚摸过学生的头顶，把鼓励揉进柔软的发丝；这双手，也曾在昏黄的油灯下拈着针线，在棉布上绣出一朵朵美丽的花朵……

如今妈妈已88岁高龄，每每回忆起执教的激情岁月，她眼里依然泛着泪光。那一年她25岁，刚从幼师毕业，自己还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，就成了黎城山村里的“孩子王”。一间土坯房，18个娃娃分属1—4年级，她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课程。白天写教案、备课、讲课、批作业，望着四处漏风的墙，妈妈领着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和泥、抹墙，粗糙的土墙抹好后，妈妈又找来纸糊墙，在纸上画上一些小动物和花草，让学生们在简陋的教室也能感受到活泼温馨的氛围。1963年春，为了解决学龄儿童入学率偏低的难题，她踩着田埂挨家挨户家访，坐在农家炕头讲读书的重要性，把徘徊在外的孩子拉回课堂。后来，因工作出色，妈妈调任黎城县城关小学，从包揽全科的教师转变为专攻语文的教师，学生从18人增至50余人。虽然考核与公开课评审更加严格了，但她从容应对，在教学中赢得了好评。10年后，妈妈先后在长治市庄里小学、捉马小学任教，在这期间她也从一个姑娘变为母亲，陆续将我们兄妹四人抚养长大。

从记事起，妈妈常常骑自行车载着我去上班。她在讲台上讲课，我就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下玩耍。下课了，我会在讲台边，看妈妈带着学生在校园里拔草、浇树苗。或者听妈妈带着学生们朗诵课文，琅琅书声回荡在校园各个角落。常有这样的时刻，上节课的粉笔灰还沾在她的手上，下节课的铃声就响了，她总是马上调整好状态走向另一个讲台。妈妈齐耳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灰色小方领上衣洗得干干净净，深蓝色的裤子熨得很平整，配上黑方口布鞋，整个人透着一股干净利索的精气神。在我眼里，那就是妈妈最美丽的模样。记得有一次上课，一个男孩拿着弹弓打树上的小鸟，引来学生们哄笑。妈妈眉头一皱，拿着教鞭往讲台一拍——谁知那个教鞭却折成了两段。下课后，那个男生攥着一根削得光滑的树枝，红着脸走到妈妈面前小声说：“老师，这个给您当教鞭。”妈妈蹲下身子，用手摸摸他的头，声音温柔地说：“老师知道你很聪明，要把这个机灵劲用在学习上，将来一定有大出息！”男孩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有一次妈妈生病请假在家休息，星期天的清晨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原来是班长带着一群学生涌了进来。他们小脸上满是拘谨与关切。有的从口袋里掏出水果糖，有的把温热的鸡蛋放在妈妈的枕边，一个瘦小的姑娘，送给妈妈一幅画着老虎的蜡笔画，还有一个小胖孩，把手里紧紧攥着的三颗饱满的花生轻轻放在妈妈身边，有的孩子捧着一束刚采的小野花，细碎的花朵上还沾着晨露……妈妈从病床上坐起，热情地招呼着自己心爱的学生，“同学们，你们的心意老师心领了，你们带的这些好吃的，老师也分不清都是谁带的，现在就给大家分吃了，老虎画和小花这两样老师收下了，老师谢谢你们！但是老师希望你们下不为例，只要好好学习，将来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，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。”

如今，妈妈的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他们有的成了医生、老师、工程师，有的则扎根农村助力乡村振兴。妈妈这双手经过岁月的刻磨，变得不再细腻光滑。但是，这双手却比任何宝物都要珍贵。正是有了千千万万沾过粉笔灰的手，如春雨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心田，才能让他们从懵懂少年成长为国家的栋梁。今天，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想握着妈妈布满皱纹的手，深情地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！老师，我爱你！”



那双沾满粉笔灰的手

□ 蓝媚儿

